



卡图卢斯研究

A Study of Catullus

李永毅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卡图卢斯研究

A Study of Catullus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著
藏书章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图卢斯研究/李永毅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006-9044-3

I. ①卡… II. ①李… III. ①卡图卢斯(公元前约87~前约54) — 人物研究②卡图卢斯(公元前约87~前约54) — 诗歌 — 文学研究
IV. ①K835.465.6②I54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879 号

责任编辑:王钦仁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4010053 门市部电话:(010)84039659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1.5印张 2插页 195千字

2009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感 谢

Loeb Classical Library Foundation

提供出版资助

目 录

引论:文学阅读的历时性与经验模型.....	1
第一章 卡图卢斯的世界.....	7
第一节 时间与空间.....	8
第二节 文化与伦理.....	15
第三节 个人与帝国.....	21
第二章 卡图卢斯的语言.....	29
第一节 三种传统.....	30
第二节 文化论争.....	37
第三节 诗歌革命.....	43
第三章 卡图卢斯的经验.....	51
第一节 恋人与梦想.....	51
第二节 友人与诗歌.....	63
第三节 私敌与俗世.....	73
第四节 神话与现实.....	81
第四章 卡图卢斯的幻术.....	100
第一节 声音的潜流.....	100
第二节 意象的网络.....	104
第三节 叙述的机关.....	115
第五章 卡图卢斯的印迹.....	126
第一节 古罗马时期.....	126
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	134
第三节 现代与当代.....	140
版本简史.....	150
参考文献.....	152
专名索引.....	166
诗作索引.....	176

引论：文学阅读的历时性与经验模型

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共时性（synchronic）的幻觉，仿佛作品并不拥有一个过去，并不拥有一部阐释的历史，仿佛它就诞生在此时此刻，仿佛它和一扇窗、一棵树、一座山一样，真实地存在于宇宙之中。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作品的物质载体（书页以及印在书页上的文字）似乎有着明确的边界，作品的形式与意义似乎也有着稳定的结构，而隐匿在作品周围的历史，在这种雄辩的“物质性”的反衬下，显得那么虚无缥缈。新批评（New Criticism）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理论家们把这种共时性幻觉变成了一种信条。作者和读者的“主观”因素在“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和“情感谬误”（affective fallacy）的罪名下被驱逐出文学分析的疆域，新批评派的悖论、反讽、含混、张力等概念和结构主义令人叹服的公式过滤掉了文学的时间因素，将作品空间化、几何化了。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只有将作品转化成由相互关系组成的共时性网络的阅读才是唯一完整的阅读：只有那时令人惊讶的东西才能浮现出来”¹。然而，共时性不可能造成惊讶的效果，惊讶只能产生在共时性与非共时性的对话之中，产生于作品印证或修正读者所期待的结构的过程之中。而且，“作品的活力、天才的活力和创造力本身恰恰是不可能用几何图形的比喻说法来概括的，也恰恰是文学批评的真正对象”²。

如果把文学换成更具空间性的绘画，时间因素依然在欣赏中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视线对作品局部的“游历”，我们是无法把握整体的构图原则与特点的。与绘画相比较，文学的时间性特征更显著。阅读作品时，词语、句子、段落都是次第进入我们眼帘的，共时性的结构意识不仅受惠于这一特定历程之前所积累的经验，也受制于作品细节对阅读期待的应和与颠覆，理解活动始终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展开的。虽然某种共时性的假设，某种将作品的诸元素空间化地并置于意识中的努力，对于任何理解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根本上说，阅读是历时性（diachronic）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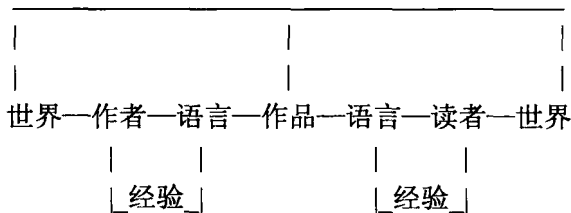
¹ Derrida, Jacqu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London: Routledge, 1978. 24.

²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6.

不可能完全复制的，每一次阅读都会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迹。不仅如此，读者也不是抽象的读者，而是一个特定历史、特定过去所塑造的读者，拥有不可复制的人生和阅读经验。如果没有读者心中的一些预设，如果没有对世界的起码理解，悖论、反讽、含混、张力都无从谈起，读者也无法从零散的印象中提炼出某种结构。正因为阅读是历时性的，读者无法预先把握作品的整体，无法预知自己对文学、人生乃至宇宙的认识将面临何种挑战，阅读永远是一种充满风险的活动。正如读者反应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读者是阅读分析的一个合法元素，读者的心理反应或者审美反应不能被排斥在文学评论之外。事实上，文学史上新潮流的兴起往往要借助于改变读者阅读期待的尝试，无论是像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那样直接宣扬一种新美学，让读者弃暗投明，还是像艾略特的《玄学派诗人》那样将边缘元素推至中心，让读者如梦初醒。

文学阅读的历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上。虽然新批评把作品视为独立于作者的实体，虽然罗兰·巴特等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宣判了作者的死刑，但作者不可能真正死去，至少他们的幽灵时刻出没于作品中。虽然梦与现实不具有同质性，但无论如何怪诞的梦，其构成元素都能在现实中找到，而且梦也能通过人的反应而作用于现实。同理，虽然作品中的世界并非“外面的”世界，简单的摹仿论和索引式的历史传记研究也不足为法，但作为人的精神产品，文学作品中自然也凝结着作者的经验和个性。当读者与作者性情相契时，读者甚至能透过文字仿佛感觉到作者的呼吸与心跳。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梦也是一种现实，文学经验也是人生经验，因为它们同样作用于我们的心灵，同样可以被记忆收藏。如果作者是阅读不可缺少的元素，那么读者与作者的时空距离以及相伴而来的文化差异必定会影响阅读的结果。

阅读是读者的经验与作者的经验以作品为空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交流与交锋。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图来概括文学阅读的诸因素：



作者生活于一个特定时空、一种特定文化之中，这个时空和这种文化构成了他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直接进入他的作品中，而要经过双重过滤。作为一个有感知和认知能力的主体，作者会形成对“世界”的个性化的感受与理解——或者说“经验”（认知经验、情感经验和审美经验等等），作者试图在作品中反映或表达的不是“世界”，而是“经验”。如果说我们在作品中能看见“世界”的幻象，那幻象仅仅是“经验”的载体。麦克白的内心挣扎不是置身“世界”之中的历史人物的挣扎，而是莎士比亚关于人性的“经验”的一种形象化呈现，虽然这种“经验”必定不可能摆脱“世界”而无中生有。反过来，卡夫卡笔下人变甲虫的情节虽不符合“世界”的定律，但谁能说那只甲虫的心灵煎熬没有包含某种令人共鸣的“经验”？第二重过滤是语言的过滤。经验也不能直接进入作品，作品必须用语言写成，而语言是一种任何作者都不能完美驾驭的力量。语言要受制于历史演化和群体文化，具备公共性，而试图进入作品的经验却是个性化的、私人化的，如何让公共性的语言准确传达私人性的经验并为读者所理解，是每一个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难题。不仅如此，经验与语言归根结底是异质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文心雕龙·神思》）。经验的“心灵书写”最终要落实为有形的“物质书写”，必定会产生损耗、盈余与变化，以至于作者时常会感慨，“我自己的话使我惊讶，教会我思想”³。对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作者而言，有一种经验格外重要，就是通过阅读和写作所积累的语言经验。作者对文学传统与现状（包括观念、风格、程式、体裁、潮流等等）的了解，对自身使命的定位，对独创性的追求，都会影响到他的语言策略与定势。

这样，从作者的角度看，文学作品就是以体现了作者语言经验的语言为载体、浓缩了作者人生经验的一种产品。世界以经验的形式存在于作品中，而且这种经验是经过作者和语言双重过滤的语言化经验。由于语言的独立性与系统性，由于作品内部天然的结构因素（既与语言有关，又与思维有关），读者会形成一种空间化的幻觉，将作品视为某种具备明确边界的闭合物。然而，作品永远是敞开的，它的“完成”（作者的创作过程结束）即是它的“开始”，世界成为它的新作者。世界不仅改变着它的物质形态（比如时间流逝和历史事件造成的作品残缺、讹误、篡改），也改变着它的精神

³ Merleau-Ponty, Maurice. "An Published Text." Trans. Arleen B. Dallery.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Ed. James M. Edi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64. 9.

气质（持续变化的文学风尚和不断累积的阐释史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它的形象）。但无论它被世界如何修改，作者所注入的经验仍是最核心的部分。

当读者面对一部作品时，直接与他发生作用的是作品的语言，所以语言经验对于文学阅读至关重要。理想的读者需要熟悉作者所使用的公共语言（比如英语、汉语）的历史与现状以及这种语言的文学传统，而且最好对作者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也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判断作品的语言特质与文学价值，并透过语言去理解凝结于作品中的人生经验。然而，即使读者具备了所谓的“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⁴，他与作者的人生经验之间的差异仍可能使阅读陷于困境。读者所处的世界通过读者过滤为他的经验，由于个体境遇、气质、智力、观念等因素的不同，作品中体现的作者经验可能与读者经验发生尖锐的冲突，甚至让读者感觉不可理喻。所以“共鸣”不仅意味着读者认可作者的语言，而且二者的经验也非常契合——即使他们置身的两个世界有巨大差异。但一般而言，两个彼此陌生的世界所分别塑造的作者和读者难以达成深刻的沟通。

就其本质而言，文学阅读是在作品的虚拟空间中作者的经验与读者的经验通过语言进行对话与碰撞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两个世界透过作者和读者双方的过滤器而发生的一种交流。对读者而言，世界、作者、语言构成了理解的三要素。完美的阅读需要读者同时具备对作者所处的世界、作者本人和文学传统的知识和领悟力。对作者而言，作品的阅读意味着生命的延续，因为借助语言，读者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历”他的经验，而且他的经验还可通过读者作用于世界。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不会对读者、并通过读者对世界施加影响。读者在阅读中“发现”的“作者经验”其实不是作者经验，而是自己的语言经验和人生经验对语言化的作者经验的改写，其中既有作者的影子，也有自己的影子。杰出的文学作品在此过程中往往处于强势，迫使读者质疑自己的经验而去适应作品所呈现的经验，进而重新审视自己的宗教、哲学、伦理等观念，最终改变其行为；平庸的文学作品则处于弱势，只能屈就读者的经验，但这种屈就本身会强化读者既有的经验，并巩固其行为。无论何种情况，文学作品都不可能是仅仅发生在语言内部的游戏。无论作者是否认同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社会影响都必定存在。

⁴ Culler, Jonathan D. *Structural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2. 113-130.

在讨论了文学阅读的历时性与经验模式之后，我们会意识到将卡图卢斯介绍给今天的中国读者的难度。在古罗马的诗人中，卡图卢斯是最大的谜。我们不知道他确切的生卒年代，只能大体推断他生于公元前 87 年左右，卒于公元前 54 年左右。我们不知道他确切的名字，在 Gaius Valerius Catullus 与 Quintus Valerius Catullus 之间难以抉择。他在世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涅波斯（Cornelius Nepos, 100 — 24 BC）将他与诗歌巨匠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 c.99 — 55 BC）并提⁵，文坛领袖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 — 43 BC）却轻蔑地称他的圈子为“新诗人”（hoi neoterói）⁶。奥古斯都⁷时期的大师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65 — 8 BC）和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 70 — 19 BC）等人从他的诗歌中获益匪浅，却对这段渊源讳莫如深。他塑造了帝国时期的罗马诗歌，他的《歌集》（*Carmina*）却几乎失传，直到 14 世纪才因为一份神秘的抄本死而复生⁸。3 世纪到 14 世纪的千年间他仅仅是文学记忆中的一个名字，文艺复兴时期他却成为众多顶级诗人仿效的对象。19 世纪以后，有关他的研究更日益发展为一门显学。到了 20 世纪下半期，他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与卢克莱修、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 43 BC — AD 18）分庭抗礼的诗人。

两千年的时间给了我们一个历史的视野，却也让世界、作者与语言的鸿沟越发难以跨越。卡图卢斯所处的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世界即使对西方读者都显得分外隔膜，更不用说对另一个文化圈中的中国读者了。古罗马人的许多宗教、政治、伦理和文学观念都与我们所熟悉的体系相抵触、相冲撞，许多他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却会令我们感到怪诞甚至悖逆。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卡图卢斯又是一个另类人物，一个正统罗马人眼中的“游手好闲”分子，他的诗歌语言在当时的文学家看来，也属于“离经叛道”之类；另一方面，他对西方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如

⁵ Ellis, Robinson. *A Commentary on Catullus*,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9. xx.

⁶ Cicero. *Ad Atticum*. 7.2.1.

⁷ 奥古斯都（拉丁文 Augustus，意为“神圣”）是罗马首任皇帝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63 BC — AD 14）的封号。

⁸ 卡图卢斯的诗集在中世纪失传了，公元 14 世纪才在其家乡维罗纳神秘地出现了一部抄本（称为 V），稍后以它为基础又出现了另一部抄本（称为 X），但很快两部抄本都消失了，只剩下三部转抄的本子，分别称为 O（保存于牛津）、G（保存于巴黎）和 R（保存于梵蒂冈）。这三大抄本是后来所有抄本和印本的源头。

果不剥离那些文学史所留下的似曾相识的沉淀物，便几乎看不见当初创造力的光芒。古典拉丁文是另外一个障碍，它的词法、句法和思维方式即使与通行的西方现代语言相比都有显著的不同，用汉语翻译和转述，扭曲的程度更可想而知。但正因有了差异，才有了交流的必要。如果我们保持足够的警觉，多少还是能通过阅读达到相对深入的理解。

我们读卡图卢斯，一方面是带着我们所过滤的今日世界的经验在作品中与他作为一名古罗马诗人的个体经验相遇，另一方面也是用通过这种相遇所发现的“作者—读者经验”映照我们所处的世界，并获得对文学、对人性的新认识。怀着这样的期待，我希望在即将展开的精神之旅中处处考虑到当代中国读者的经验，而不是泛泛地介绍这位诗人；希望自己的文字更多的是阐释性的、引导性的，而不是论断性的。

这是到目前为止国内第一本专门讨论卡图卢斯的书，我不敢奢望它能有多少学术价值，唯愿它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关注卡图卢斯，关注这位在中国依旧被冷落的诗人。

李永毅

2009.8

第一章 卡图卢斯的世界

卡图卢斯的读者常有一种矛盾的感觉：似乎熟悉他的一切，却又似乎对他一无所知。他的生存状态，他的友情与爱情，他的朋友与敌人，离别与重逢，喜悦与苦痛，都呈现在他的诗作里；但在诗歌之外，我们却几乎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记载。卡图卢斯学者们被迫一次次返回他的诗歌，竭力搜寻每一点蛛丝马迹。斯托索在 1977 年出版的专著中，试图永久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包括词汇分析、技巧演化、格律使用在内的九条依据来重构卡图卢斯一生的主要事件⁹。魏兹曼却指出，其中只有一条是有效的依据——与比提尼亚（Bithynia）¹⁰相关的诗¹¹。卡图卢斯《歌集》的第 10 首、28 首、31 首、46 首等诗提到了比提尼亚或当时的总督孟米乌斯（Gaius Memmius），从这些作品我们得知他曾在该行省任职，并可推知时间大致在公元前 57 年。魏兹曼认为，综合诗歌内外的证据，我们所能确认的事实只有以下几条：（1）卡图卢斯出生于维罗纳（Verona），时间可能在公元前 87 年；（2）公元前 57 至公元前 56 年他曾在比提尼亚总督孟米乌斯手下任职；（3）曾在罗马城居住多年，与西塞罗等名流相识；（4）在西尔米欧（Sirmio）有一处乡间别墅；（5）与一位已婚女人相恋，时间不详，她在诗中名为莱斯比娅（Lesbia），真实身份可能是保民官克劳迪乌斯（Publius Clodius Pulcher，93 — 53 BC）三位姐妹中的一位；（6）有一位兄长死在特洛伊；（7）曾出版诗集，时间不早于公元前 54 年；（8）死于罗马，时间不详，但早于公元前 32 年¹²。借助这些细节和关于公元前 1 世纪中期罗马的一些历史知识，我们可以约略地窥见卡图卢斯所处的世界和作者本人的生活。

⁹ Stoessl, Franz. *C. Valerius Catullus. Mensch, Leben, Dichtung*. Meisenheim am Glan: Verlag Anton Hain, 1977.

¹⁰ 罗马行省，在今土耳其境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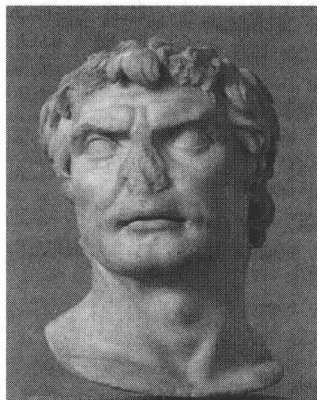
¹¹ Wiseman, T. P. "Catullus, His Life and Times." Rev. of *C. Valerius Catullus. Mensch, Leben, Dichtung* by Franz Stoessl.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9 (1979): 162.

¹² 学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前 54 年左右。

第一节 时间与空间

根据传说，罗马城由罗慕路斯（Romulus）在杀死孪生兄弟雷穆斯（Remus）之后于公元前 753 年建立。公元前 509 年，罗马终结了两百余年的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这是罗马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事件。自那以来，选举制度、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逐渐成为古罗马民族的核心遗产。这种文化传统与尚武习俗相结合，使得罗马的力量日渐成长，击败了迦太基等强劲对手，确立了在地中海的霸权。然而，国力的强盛不仅没能巩固宝贵的精神遗产，反而威胁到古罗马人最引以为豪的共和传统。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军事将领的威望和野心在持续的战争中膨胀，频频向文官政府发难；二是战争造成奴隶数量剧增，贵族凭借奴隶劳动不断兼并、侵占破产或出征平民的土地，贵族和平民的冲突日益激烈；三是道德的普遍败坏。战争掠夺的惊人财富导致骄奢之风盛行，腐蚀了罗马一贯珍视的简朴坚韧的品格；频繁的叛乱、谋杀与内战更加剧了人心的堕落。共和传统的危机突出地体现在三个人物身上。

公元前 82 年（卡图卢斯时年 5 岁），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Felix, c.138 — 78 BC）张贴通告（proscriptio）悬赏谋杀政敌的行为震撼了罗马。proscriptio 原本是罗马高级官员宣布没收某人财产并公开拍卖的告示，苏拉却为它找到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新用途。



苏拉

三天之内，总共有 520 个名字列入了苏拉的名单，每个名字旁边都有明确的标价¹³。这些沉默的拉丁字母和数字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们绕过了元老院里的讨价还价，绕过了法庭上的唇枪舌剑，直接诉诸人性的贪婪与残暴。后果是灾难性的——不折不扣的大屠杀，那些名字直接出现在榜上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他们的亲人、朋友，甚至陌生的同情者也有许多惨遭杀害。

苏拉的高压统治在四年后被推翻，但他却彰显了罗马共和国晚期最棘手的矛盾：军事将

¹³ Plutarch. *Sulla*. 32.3.

领追求独裁，但他们往往标榜站在失地的平民一边，允诺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他们主持公道；元老院维护共和，但骨子里却是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改变现状。即使像西塞罗这样为共和制度不惜牺牲生命的人也提不出赢得平民拥护的现实主张，而只能以空洞的信念对付独裁者的暴力机器。

公元前 63 年的卡提里纳 (Lucius Sergius Catilina, 108 — 62 BC) 事件再次凸显了这一矛盾。时年任执政官的西塞罗及时发现了卡提里纳武装叛乱的阴谋，在元老院慷慨陈词，与之对质，卡提里纳逃出罗马城，试图与一高卢部落联手，但密信被截获，五名同党被西塞罗主持的元老院判处死刑。随后，卡提里纳的叛军也被政府军击溃。西塞罗因为在关键时刻保卫了共和国被授予“国家之父”(pater patriae) 的崇高头衔，他的相关演说也成为雄辩术的名篇。由于西塞罗的巨大声望和正面形象，后世通常都站在他的立场，将卡提里纳视为彻底的恶棍。然而，当时的情况远非如此黑白分明。西塞罗和他的元老院同僚主要代表的是贵族利益，卡提里纳却是一位代表平民利益的激进人士，这次叛乱的背后仍是纠缠罗马数个世纪的贵族平民之争。后来的挪威作家易卜生 (Henrik Johan Ibsen, 1828 — 1906) 在名为《卡提里纳》(Catilina) 的戏剧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倾向正面的形象。20 世纪俄国诗人勃洛克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лок, 1880 — 1921) 更把卡特里纳称为“罗马的布尔什维克”，认为他虽然不免于恶，却代表了从罗马共和国解体到基督教诞生的精神演变链条的第一环¹⁴。

与苏拉事件不同，卡提里纳叛乱时，卡图卢斯已经 24 岁，而且很可能正在罗马城，所以此事应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情人克劳迪娅 (Clodia)¹⁵ 是保民官克劳迪乌斯的姐姐 (Clodia Metelli) 或妹妹 (Clodia Luculli)，而克劳迪乌斯正是借助卡提里纳事件将政敌西塞罗逐出了罗马，其理由是西塞罗处死卡提里纳五名同党的行为违反了司法程序。所以，卡图卢斯与这一历史事件还有一层个人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勃洛克恰好把卡图卢斯视为卡提里纳和耶稣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因为他的诗歌，尤其是《歌集》第 63 首，最先捕捉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的革命气味¹⁶。

¹⁴ Blok, Aleksandr. "Catiline: A Page from the History of World Revolution." *A Revolution of the Spirit: Crisis of Value in Russia, 1890-1924*. New York: Fordham UP, 1990.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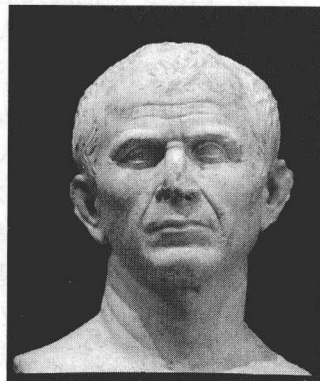
¹⁵ 根据 2 世纪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 (Lucius Apuleius Platonicus, c.123/125 — 180) 的说法，卡图卢斯诗中的莱斯比娅原型是克劳迪娅 (Clodia)。

¹⁶ Blok. "Catiline: A Page from the History of World Revolution." 293-320.

第三个人物是恺撒 (Gaius Julius Caesar, 100 — 44 BC)。在高卢的显赫军功为他赢得了夺权的实力, 对平民的慷慨与仁慈为他争取了人心。公元前 49 年, 他拒绝按照惯例在远征胜利后解除武装, 而是直接长驱直入罗马城。在与庞培 (Gnaeus Pompeius Magnus, 106 — 48 BC) 的血腥内战结束后, 他获得了元老院授予的“终身独裁者” (dictator perpetuo)¹⁷ 的称号。眼见四百多年的共和制摇摇欲坠, 以布鲁图斯 (Marcus Junius Brutus, 85 — 42 BC) 为代表的共和派密谋者刺杀了恺撒。然而, 愤怒的民众不仅追杀刺客, 焚烧他们的家, 而且将恺撒奉上了神坛。迫于压力, 公元前 42 年, 元老院正式通过法令, 承认恺撒为神。民心已经摒弃共和制, 帝制的诞生只是时间问题。恺撒死后的罗马再度陷入混乱和内战, 直到屋大维击败所有对手, 成为第一位皇帝。虽然按照学界通常的看法, 卡图卢斯死于公元前 54 年, 没能目睹共和国末年的新一轮大灾难, 但在他生前恺撒就已经和庞培、克拉苏 (Marcus Licinius Crassus, c.115 — 53 BC) 结成三人同盟 (triumviratus), 几位巨头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彼此倾轧一定为卡图卢斯所熟悉。卡图卢斯的父亲与恺撒有私交, 还曾经宴请过他¹⁸, 但卡图卢斯却在多首诗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恺撒的轻蔑与厌恶。《歌集》第 93 首说:

我没太多兴趣, 恺撒, 向你献媚,
也不想知道你肤色是白还是黑。¹⁹

在第 57 首中, 他更辛辣地讽刺了恺撒和部下玛穆拉 (Mamurra) 附庸风雅的行为和淫乱堕落的生活。在第 29 首中, 他严厉斥责了恺



恺撒

¹⁷ “独裁者” (dictator) 在拉丁语中并无贬义, 古罗马元老院在危机情况下常任命一位临时最高长官, 称为 dictator, 危机过后则撤销。“终身独裁者”的头衔则打破了这一惯例, 为帝制铺平了道路, 虽然屋大维是罗马帝国的首任皇帝, 但罗马皇帝都把“恺撒”作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 表明了恺撒是罗马帝制的实际缔造者。

¹⁸ Burl, Aubrey. *Catullus: A Poet in the Rome of Julius Caesar*.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4. 18.

¹⁹ 卡图卢斯《歌集》拉中对照译注本. 李永毅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349.

撒和庞培纵容玛穆拉借战争疯狂掠夺敛财的罪行。至于第 11 首中“伟大恺撒”²⁰的措辞是否表明卡图卢斯后来与恺撒达成了和解，学术界还没有定论。

卡图卢斯只活了三十多岁，却见证了古罗马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而且与一些核心事件、核心人物都有亲身关联，所以无法做到超脱其外。当时的政治与文化对他的影响，我们可以放到他生活的三个地理中心来考察。



维罗纳风景

维罗纳 (Verona) 是卡图卢斯的出生地，位于意大利北部，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商贸繁荣，到公元前 1 世纪其文化水平已经与罗马的许多城市相当。该城于公元前 89 年成为罗马的“拉丁殖民地” (colonia latina)²¹，公元前 49 年成为“自治市” (municipium)²²，公元 59 年获得选举权²³。所以，在卡图卢斯

生活的时代 (87? — 54 BC?)，维罗纳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罗马城市，其居民也不是真正的罗马公民。这个城市的暧昧地位对卡图卢斯的身份意识显然有微妙的影响。《歌集》第 44 首开头是几行绕口令般的诗：

啊，我在萨宾或提布尔的乡间产业
（因为那些不喜欢伤害卡图卢斯的人
说你在提布尔，而喜欢伤害他的家伙

²⁰ 歌集. 李永毅译. 39.

²¹ "Veron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15 July 2009 <<http://search.eb.com/eb/article-9075136>>. 罗马军事征服一个地区后，会设立两种定居点。“罗马殖民地” (Colonia Romana) 和“拉丁殖民地” (Colonia Latina)，前者的居民都是罗马人，拥有公民权，后者的居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不保留公民权的罗马人，另一部分是“拉丁人”，意思是指拥有部分权利的人。参阅 Warrington, John. "Colonia." *Everyman's Classical Dictionary*.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61. 155.

²² “自治市”接受罗马统治，但受自己的法律管辖，居民拥有公民权。参阅 Warrington. "Municipium." *Classical Dictionary*. 355.

²³ "Verona." *Wikipedia*. 15 July 2009 <<http://en.wikipedia.org/wiki/Verona>>. 取得选举权意味着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则愿下任何赌注说你绝对在萨宾) ……²⁴

提布尔是上层罗马人夏季别墅比较集中的地方，是身份的象征。萨宾离提布尔不远，却是上流人士鄙薄的地方。卡图卢斯家族的别墅位于两地之间，恰好与他尴尬的社会地位相称。他的家族虽然富庶，也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毕竟不是正宗的罗马贵族。在第 68 首中，卡图卢斯将维罗纳与罗马城相比较，把罗马城称为自己的“家”、“居所”和“我度过大半时光的乐土”，却借朋友之口说“卡图卢斯在维罗纳停留 / 是羞耻的事”²⁵。在这里，维罗纳似乎成了与文化中心罗马城相对立的一个穷乡僻壤。但在另外的时侯，他却抒发了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当他从小亚细亚回到自己在西尔米欧（维罗纳以西 20 英里）的别墅时（第 31 首），他感叹道：

还有什么比抛却了一切烦恼更让人幸福，
当心灵放下了重担，当因海外的漂泊
而疲惫不堪的我们终于回到自己的家，
10 躺在日夜思念的旧床上，安然地休憩？²⁶

维罗纳虽然不如罗马城吸引人，仍然是他的心灵避风港。在第 35 首、67 首、100 首中，他也提到了维罗纳。

罗马城是卡图卢斯的第二故乡，也是他文学和社交活动的中心。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到罗马城的方方面面：齷齪的政客（第 52 首）、潦倒的文人（第 28 首）、猥琐的酒徒（第 37 首）、放荡的贵妇（第 58 首）、顺手牵羊的小偷（第 12 首）、附庸风雅的军阀（第 105 首）……虽然卡图卢斯远远算不上多产，他的这些速写与特写却准确地捕捉到了公元前 1 世纪中期罗马城的精神状态。从气质上说，他是一位典型的城市诗人，白银时代诗人马尔提阿（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 41 — 104）和 19 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 — 1867）的先驱。卡图卢斯笔下的罗马城呈现出一幅道德沦丧的图景。数十年后的李维（Titus Livius, 59 BC — AD 17）在《罗马史》（*Ab Urbe Condita*）序言中哀叹道，罗马

²⁴ 歌集. 李永毅译. 125.

²⁵ 歌集. 李永毅译. 283.

²⁶ 歌集. 李永毅译. 87.